

回の体験を通して感じている。これからも、その先に何があるのかを見続け、関わり続けていきたいと思う。

こうした貴重な経験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たのは、企画や段取り、当日の進行をしてくださったアルマンド・ボルカス氏や笠井綾さん、村本先生、中国の先生方、そしてプログラムに参加して向き合ってくくださった中国人のメンバーの皆さん、支えてくださった日本人のメンバーの皆さんの存在があってこそだと思う。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感謝いたします。

## HW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治愈历史的伤痕)有感 ～以我和战争造成的影响之间关系的角度～

渡边佳代

2007年，我参加了国际会议“回忆南京—南京悲剧70周年纪念”。我开始对战争和暴力给人造成的影响产生兴趣，是由于我至今在临床上所从事的支援女性和孩子的工作，以及我自己本身的问题。从小时候起，我父亲每次看提到中国和北朝鲜的新闻时都会变得情绪化。父亲那个样子令我感到痛苦，也使我很讨厌他。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看着父亲一直重复着外公因胳膊受伤而未能上战场，因而一生都为此痛苦，我才第一次明白父亲的背后深深的悲伤和痛苦。

听我母亲说，她从小就听着外公说他在旧满洲国的哈尔滨做军阀时的经历长大，但现在她都已经不记得那些故事了。据说母亲那边的祖父带着在满洲的大户人家抄到的画轴和还留在右大腿部的子弹回到了日本。母亲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又能活着回到日本的，而对祖父在战争中究竟做过什么她也回答一无所知。我猜想，被子弹打中却还能活着回来的祖父，一定有其他很多人因为他而失去了生命。

祖父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祖父非常疼我，在我心目中，他是个非常和善，有正义感的人，我很喜欢他。然而就是这么令我敬爱的祖父跟我说：“战争太可怕了。能杀很多人的才算是正义。”当时他失落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当时还小的我来说，祖父杀掉的一定是魔鬼。但如果想到被杀死的人还有家人，如果他们活下来的话还会有像我一样的子孙，祖父就成了令人发指的

凶手。这样，我也一直否认着祖父是加害者的事实。这样想的话，我也能理解母亲为何都忘记了曾听了无数遍的祖父在哈尔滨的故事。

我认为对母亲来说过于近距离以至于被忘却的故事，还有父亲的悲伤与痛苦，这些还无法清算的战争和暴力的影响恐怕也会延续给以后的孩子。作为第二代以后的我至少可以倾听一下，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出于这个想法，我决定并参加了2007年的国际会议。

2007年的国际会议上，我们听了幸存者证言，又参观了私人纪念馆和燕子矶纪念碑，并参加了研讨会。仅仅接受日本人在中国曾犯下的罪行和中国人民对此的想法，我就已精疲力竭，以至于一下子无法全部承受而出现了一些身体反应。我事先也查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经过和发生原因，被害的场景等文献资料，但等我真正身处那个地方，耳听幸存者的讲述，我发现超越了我的预想。

南京的学生很真诚地接待了我们。他们不仅不掩盖他们的愤怒，也向我们表达了对日本人的疑问。我们也有幸遇到了致力与解决纷争和平问题的日本人的前辈。我们通过交流倾听各自的想法，也为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思考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感动。因此我决定一定要重访南京。

我一直希望回国之后能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我在中国的经历，但正是回国之后，我才得以意识到日本人中存在的意识差异，为此我感到了孤立和无助。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着对这个课题的关心，并且希望和这个课题的联系的一直保持下去，因此我参加了“用心灵与身体思考历史”研究会。

归国后的2年，我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的病重。我开始觉得，南京回来一个月后母亲病重，这其中一定有什么意义。母亲在和据说很难治疗的病魔作斗争的过程中，和我谈起了和祖父母的关系以及自己的身世。其中，也谈到了祖父在满洲做过军阀的事。看起来母亲通过治疗生活，开始思考“祖父为什么会成为军阀？”“他是怎样从满洲活着回来的？”“祖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带着战争的记忆死去的？”

令我深感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父亲继承了母亲那边的祖父的战争体验。“爷爷（母亲那边的祖父）在临终前曾呻吟：‘脖子痛，脖子痛’。爷爷曾跟我说起过他砍过中国人的头。你母亲会生这样的病，一定是中国人的怨念吧。”从父亲无意对我说的话中，我开始明白祖父生前曾和父亲说过他砍下中国人的头颅的事情，还有藏在洞里的中国人的事情。据说祖父和我父亲提起这些的时候，表情既不

悔也不骄傲，而是一脸淡漠。

从父亲那里听到这些话后，我从片断中的“腌菜石”这个关键词中，想起似乎从父亲还是祖父那里听过这些话。而且，我想起了祖父在临终前的昏迷状态中曾说了好几遍的令人费解的话：“到了半夜，狐狸就来捣鬼了”。在我心里，这就像解谜题一样，有一颗珠子发出“咕噜”一声响嵌了进去。

至今为止，我的确已理解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罪行，但我还是怀着祖父可能没有做的希望。就算我在读文献的时候也像祈祷一样，好像一直在寻找祖父没有做这样的暴行的证据。但是，从父亲的话还有我的推测，以及参加2008年在立命馆大学举行的阿芒德·沃卡思的工作坊的过程中，独自阅读战争体验谈和相关文献中，珠子一颗接一颗地嵌合，同时我似乎也开始在心里做好了准备。这两年，我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只停留在知识性的理解，而没有到达心灵和身体，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次再访南京，我希望能打开自己的心，珍惜和参加者一起感受的机会。

这次是用再现剧场和人体雕刻，绘画和黏土等表现艺术，参加者们一起游戏，表现的同时，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燕子矶纪念碑，听取幸存者的证言，并且一起分享感受到的东西。即通过包含游戏要素的表现艺术，向大家打开心灵和开放身体，从而逐渐靠近核心主题。因此这次活动相对轻松一些，也比较容易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愤怒。上次访问南京的时候吸收了太多信息和想法，不知是不是在这次活动中很多信息都得以被发散出来的缘故，身体上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症状。不仅如此，仿佛自己的心和身体回到了应该回到的地方一样，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不单是知识性的理解，倾听心和身体的反应的能力似乎恢复了。我认为这正是恢复了与自我的联系，与世界的联系。

参加活动过程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在观看中方的男学生做的关于日本兵的再现剧的时候。面对日本兵，日方参加者喊着：“滚回日本！”“我要杀了你！”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和那个日本兵和日本人里否定加害这个事实的人们同一化起来。面对辱骂日本人的参加者，我涌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反抗心。平时的我明明很讨厌抱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还有我的父亲，但是对自己内部竟然藏着这样的感情着实吃了一惊，以至于对自己非常失望。而参加活动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终于包容了自己的这份心情。

第二件事发生在活动最后一天前往燕子矶进行慰灵仪式的时候。和日本人一

起来到慰灵碑前跪下，合掌，我的脑海中就马上浮现出在纪念馆看到的日军边笑边砍中国人头的照片。然后，那个要砍人头的日军的脸和祖父的脸重叠了起来。那个瞬间正是日本人的加害和自己联系起来的瞬间。深深的悲伤和愧疚的心情从心中涌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是“日本鬼子”的子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

这种从心底涌出的悲伤和谢罪的心情也和活动的再现剧和人体雕刻中我亲眼看到了各种各样围绕人的战争为题的小故事，感受其中的悲伤和愤怒，而我自己也扮演了短剧中的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有关。我在扮演过程中，好几次都留下眼泪，或是因为愤怒而身体颤抖。另外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参加者有机会和上次已听过一次体验谈的幸存者常志强谈自己的感想。对常大爷从那场悲剧中得以活下来，并健康活到现在，还和我们谈那么痛苦的经历，我们从心底表示感谢。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未滿十岁的常大爷和现在我眼前的常大爷重合在一起，这使我心里感到了深深的悲伤和愤怒。交谈之后，我看着常大爷的眼睛，带着感谢和悲伤的心情低下头时，常大爷握住了我的手。那是一双非常温暖又柔软的手。

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不仅在知识上有了理解，心灵和身体上战争历史和自己的感情也开始落地尘埃。在慰灵碑前谢罪，流泪，不可思议的是心结逐渐得以解开，心情开始晴朗起来。

其他留下印象的是在纪念馆中绘画和纪念碑前慰灵的过程中，有很多中国人聚集过来。绘画途中孩子们也跑过来一起画，来散步的老婆婆跟我说：“原来也有善良的日本人啊。今天能来散步真是太好了。”我也对两年前参加了国际会议的学生还记得当时日方参加者的言行举止感到惊奇和开心。对此，村本邦子教授说：“我们不知道撒下的种子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果，但是不继续撒的话肯定没有果实收获。”她告诉了我持续做下去的重要性。将某个表现和行动坚持下去，周围一定会有所反应。自己接受那些反应后感觉到有一些新的东西萌发，并且感到了希望和温暖。

最后，通过这次参加活动我也做了一些努力。出发去中国前的两周里在工作间隙里，我努力学习了中文。从语言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事实上，虽然我只能说一两句，在中国的时候有时候别人听得懂，有时候听不懂，但是靠自己的力量和中国人沟通令我非常开心。在纪念馆和燕子矶的时候，我找时间和老婆婆用中文对话，还有问小学校的女孩子的年龄后她认真的回答我，和中方的同学用“再见！”“见到你很高兴！”打招呼，最后一起握手，拥抱，真的非常开心。

虽然只是很小的步伐，今后还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究竟能走到哪里……但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终于能感受到深深的悲伤与愤怒，慢慢看到了相互共感的阶段。接下去会进入意义附加和统合的阶段，但在我心里渐渐向自己和世界靠近，并且有希望联系起来。在这次活动中我也体会到，自己的心灵和身体能统一起来其实是和能真正恢复和他人的联系有关。希望今后的进展并且保持这种联系。

另外，正是企画，安排和组织了活动进行的阿芒德·沃卡思和笠井绫，村本教授，中方的老师们，还有参加活动陪伴我们的中方同学，一直支持我的日方各位参加者的存在，我才有这次机会。借此机会表示感谢。